大乘三系—性空唯名（二十九）

清風明月

「緣起如幻」與「無性空性」這二者絕對不能分開，這是佛法正義。如果把「空」談成「偏空」，甚至不符合佛法所表述的尊重世間的空法。「緣起」如果偏了，「發心」必然生起「染著」，則不在菩薩道上，淨化三業的「解脫道」更無法完成，「空有無礙」是在這個意義下說的。

「有」是一切緣有，是「幻有」、是「不眞實有」，它們對應著當體「性空」，這樣的理念要記住，要常常用它來引導自己，我們修行不要糾結在現實生活的細節，若能在某些生活的時節因緣裡善用它，成長一定會有契機。佛法必須要這樣理解，學習才能融入佛法的領域。雖然我們還是生死凡夫，但我們就在凡夫地，當以眞確的佛法來引導自己，不偏離「知見」，我發心，又時刻揀擇是否與「空性」相應和如何淨化自己。假如讓我趣向「空性」的現證，則能時刻體會到一切情況都在

六、融入佛法的領域——趣向「空性」的現證

之前提到，對佛法要建立深度的信念，必須深入和可由「八不」進入性空緣起的理則，最後它將引領自己成就菩薩資糧，邁向菩提大道。

佛法說智慧，然「智慧」必要在「力量」生起後才會產生作用。談到力量生起，從修行來說，「五根[1]」：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，首先生起的就是「信」；五根生起的力量就是「五力」。縱然「智慧」一定要在「信心」引發之後，智慧才會開發，所以，善心所以信爲第一，這是從修行的位置來說，要開發智慧也要生起深信，有這樣的信心與智慧，所信才能與實相相符，所見的法與實況符合，「法」產生引導、教誨的力量，才能終不間歇，「修行」縱然需要多生多劫，也會沉淪，這是在這個意義下說的。

「性空」下，無邊無盡且隨時現起，我又該如何去照護這無邊無盡的「緣起相」；在這裡有「發心」、又生起信念，有自我淨化、又趣向解脫，如此，完備的菩薩資糧就能達成。

有心「修行」的人，應該在這兒用心思考，有時候一個思考帶起一個行爲的直覺[2]，一個道理要帶起一個直覺，是相當不容易的，它要有一段過程，因此，我們要多加用心。爲什麼佛法在這個世間會如此昌明？就「理」它很殊勝，就「行動」它很高貴。

接下來我們以導師的著作再談「緣起性空」，我擇錄《印度之佛教》第十二章「性空大乘之傳宏」來加以說明。文中說：「**緣起法，空假無礙爲中道**[3]」，世尊成道所說的即是「緣起法」，不共世間即就此而說。一切法的現起都是隨緣而感生的，緣起法是這樣論說，它是佛法最基本原則。佛教談因緣，在「根本佛教」裡講的「緣」與「因」是同義的，但後期佛教強調因，將緣視爲次要，這是因應度生的方便。「緣起」是沒有主體性，以一切法都是隨緣成立的大原則，這樣的狀況必然開展爲「即空即假」，空假無礙的「中道」。因爲只有「緣起」沒有實體，這即是「性空」，雖然沒有實體，但隨緣現起，一切法也都可能成立，因它這是假名施設，故一切法緣起當體即空，所以說它是「即空即假，空假無礙」的中道。

談空假無礙「**而要在明空**」，爲什麼談空說有，必然要雙邊對談的論法（論法要從雙邊對談），而在這「論法」中，重點卻是在「明空」。佛法一再指名，在世間一切存在，都是「當體即空」，但也可能現起不可思議的存在現象，這即是「空有（假）無礙」。然爲什麼談空說有重在明空？

世間一切衆生「著有不著空」，我們的問題是在黏著、不能超越，所以爲衆生的病「談空說有」，而這個重點在「明空」，爲什麼呢？要讓衆生解黏去縛，轉凡成聖，就從「明空」這一關，包袱的拋開，必要從「空性」進入。佛法是從「對治」上來立意的，建立它的存在意義，本來是無所謂「空有」（本來沒特定的「空有」，爲什麼又談空又說有？），只因爲我們的問題趨向這邊，所以就著問題的解決與對治，順著這「法藥」來對治凡夫習性，因此談「一切法空」。

其實，當我讀到這裡，感受到這就是我的問題，而大家也都有這樣的狀況，所以我才跟大家討論這個問題。衆生「病」在著有，要以「有」下的非眞來破「有」的錯覺，而說——「**要在明空**」。聽聞這些，要把它用

在生活中做自我觀照，我們的人生，在應對進退、語默動靜中是不是「執著」多，薰習來的佛法你「用」上了嗎？

「此所以『中論』以八不緣起爲宗要[4]」，《中論》的開宗明義「不生亦不滅，不常亦不斷，不一亦不異，不來亦不出，能說是因緣，善滅諸戲論，我稽首禮佛，諸說中第一[5]。」《中論》一開始就提出「八不」，這也是《中論》的標宗、總綱，它以這「八不」來建立它的正宗論典。透過它時刻指導我們，對生活發揮作用的思考原則，以這法義深印在腦海裡，改變我們一向的思考習慣。

八不的「不」是對治用的，「不」就是破，每個「不」都在破，爲治衆生病，名爲破有。凡人以一切法爲「自性有」，在生活經驗中直覺「一切法」都有它的實體，很難體會自己是在空性、如幻、緣起的有情相中，我們直下的感覺都是實體有、眞實存在的，就是這樣才讓我們「起惑造業」。

（一）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

《中論》的第一品是「觀因緣品」，到了第二十六品還是「觀十二因緣品」。第一品是廣觀一切法的「緣起」，大乘佛教與原始佛法不同，在於「原始佛法」比較偏重在以身心爲觀境，它要少事、少業、少希望住，在身心極度不受干擾中，熄滅種種的煩惱，在寂靜、極靜的狀態下去「觸」（感受）身心的實況，這要有諸緣相應，才容易成辦。假如有一天他要面對世間繼續修行，將會有相當一段的轉折，確實是很不容易；談個人煩惱的熄滅，肯定是有的，但他必須要在某些環境的滋長下，方能成辦的。

「大乘佛法」就不一樣，它的觀境，不僅是現在這個身心，它廣觀一切法皆「空」，引出一草一木都在說法，一土一石都在解釋著眞相——「溪聲盡是廣長舌，山色無非清淨身。」這樣一來，修行的觀境廣而遍，機會多，但相續的要提高警覺性。大乘法雖不容易修，「修行」內容、過程、次第，廣而細緻，可以斷「餘習[6]」，小乘則不能。我們這樣的理解去讀《阿含經》，你會感受到它的直接、簡要、親切，它是佛法的核心。但是你看看現在「修行」的環境因緣，如果你能以大乘佛教的立場，充分的發揮、掌握「阿含」的法義，但在大乘經「修行」的管道，要比「原始佛法」更寬廣而精要，所以我們必須「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」，取要於大乘佛法。

導師說：「**緣起法，空假無礙爲中道**」，這個「緣起法」是指一切法的「緣起」，大乘經典講的緣起比較是朝這個方向；「原始佛教」講的「緣起法」比較著重有情的身心，從十二「緣起支」的環環相扣談起。

當聽聞佛法的過程中，到這裡，有沒有感覺到佛法的殊妙？單就緣起一法，可以單一以自我身心爲觀照核心達成轉凡成聖，亦可視一切境，隨手拈來都成菩提道糧。它可說明世間萬象，亦可見到萬象歸空，由空開展出萬法的魔力，眞不可思議。若你能在此生出一種喜樂心、歡悅心、殊勝想……要能這樣，才有用心探討它的力量，儘管我們有種種的不順身心，艱辛的障礙、習氣因緣，你不要退縮，也不要畏懼，因爲只要遇到佛法，你就可以有辦法。

「**常人以一切法爲自性有，乖緣起則一切倒，論理則不成，修行則不得解脫**[7]」，這句話在我們生活經驗裡能理解嗎？你曾經在生活經驗裡當下現起一切法空嗎？一切法我們都錯覺的以爲它是有「實體的」（我們都錯覺的以爲一切法是有「實體的」）、「有自性」的，乖違了「緣起」法則，令一切的「見聞覺知」都是顚倒——薩迦耶見。

如果以一切法爲「實體有」，這與「緣起」理則相違背，這種思考是不成立的，所以說「論理不成」。如果一切法是「**眞有實體（自性有）**」，那麼「**修行則不得解脫**」。如果煩惱是有實體的，就不能改變，它不能斷除，那又如何得解脫呢？我們談「一切法空」，爲什麼說「空」？因爲一切法「本來空寂」，因此，我們能夠讓「修行」經驗不斷累積，當力量培育到相當程度後，依這個力量「觸」到本來沒有實法存在的眞實樣子，當一切的誤會消融時，生死問題的束縛也掙脫了，修行的意義才構成完美。

龍樹菩薩就著這義理，「**舉一切倒而空之、不之可也，八不特示其要耳！**」龍樹菩薩把一切的顚倒，通通歸納起來，「**空之、不之**」就是遣蕩，遣蕩誤會，破除執著、錯覺，舉八樣四對，以這些大原則（一切的生相）來說明而已。

之前談到龍樹菩薩以「八不」破衆生堅牢的執著，印順導師的書裡，曾說世尊在「阿含」的根本教學裡，重點在破除我們生死的根本困惑，世尊以「緣起法」廣括一切，無論是破外道或者是破凡夫的情執，導師並沒有舉出「八不」的條目，他直接以「緣起」說世間的一切都是「緣起生滅」，聽法、得法的人，當下問題就解決了。佛陀以這樣的法義對治這個眞實，就解決了生死

凡夫的問題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註釋：

1.五根、五力：謂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之五根增長，有治五障之勢力也。為三十七道品之一。五力是由五根的增長所生的力量，它維持修行，加強並成就道業而達到解脫。

2.直覺：不加思索、不加推理，現起直覺反應。

3.釋印順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一一年），頁二一三。

4.同上註。

5.同上註。

6.餘習：謂雖斷除煩惱，然猶存殘餘之習氣。二乘不能斷除餘習，僅佛能斷之。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上：「深入緣起，斷諸邪見、有無二邊，無復餘習。」

7.釋印順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，頁二一三。

唐美雲獲頒第二十一屆國際佛教傑出女性獎

第二十一屆國際佛教傑出女性獎，三月八日於泰國舉行，臺灣歌仔戲演員唐美雲也是獲獎者之一。頒獎典禮採全球連線方式舉行，唐美雲與來自世界各地的長老尼及女居士一同透過線上致詞與領獎。唐美雲致詞表示，獲得這個獎項，要特別感謝證嚴上人，因為最近幾年，演繹了大愛電視製作的高僧傳，詮釋二十多位高僧的故事，也得到肯定。

唐美雲近年來獲獎無數，無論是個人的傳藝金曲獎－最佳演員獎及行政院文化獎，或是劇團的傳藝金曲獎－最佳團體演出獎，都是榜上的常勝軍，但是這個獎項對她個人卻是意義非凡，因為她學佛、向佛並且茹素多年，期許自己成為佛教徒而不只是扮演佛教信仰者。

唐美雲受訪時表示：「我之所以能夠以歌仔戲演繹歷代高僧，特別要感恩證嚴上人，是上人惠予我舞台，讓我有機會以最擅長的戲曲形式來為佛教盡一份心力。將高僧們一生求法、護法、弘法的堅忍過程忠實地表現出來，讓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，能夠透過科技傳法的力量，跨越數百、上千年的時空隔閡，充份感受到高僧們當時為法犧牲、為眾付出的悲智願行」。